

生活本该简单却复杂

陈漠

你愿意放弃一些原定的目标吗? 人生中很多东西是可以放弃也值得放弃的, 因为最后你会发现你所追求的不过是所有人都在追求的东西。

你觉得自己生活对自己有参照性? 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生活。

工作对你就是生命? 工作对人来说不是道德要求, 而是生存需要。工作只不过是人们对空虚的恐惧, 它能让你有认同、尊重、身份确认和社会地位而已。汉娜·阿伦特曾说: “未来大家唯一懂得、会做的事, 就是工作。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吗?”

永远都在害怕危机? 经济状况下滑并不代表天要塌了, 它反而是一种契机, 可以让你审视自己的生活, 是改变生活方式的大好机会。

你做每件事情都有目的? 唱卡拉OK是为了缓解压力, 下午茶和正餐是为了交际, 去健身房是为了身材, 打球是为了健康……有

没有一项活动是完全为了享受活动本身?

只要花了钱就是理所应当的? 消费社会已经把购买变成一条道德免责条款, 只要花了钱, 你就可以心安理得。没有人把浪费和资源消耗当回事。

有没有一个纯粹私人的爱好? 收集某个卡通形象, 看网络玄幻小说, 养一只很无聊的宠物, 修图……这些事情对你的工作、家庭、生活一点意义都没有, 但它可以帮你放松。

只有购物时你才感到愉悦? 消费主义让人类相信购物是最好的心理治疗。只有不停地买, 人类才会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存在。

你相信广告? 某个4A公司某位仁兄在一个通宵之后突然想出一句广告语, 然后你就觉得它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这些东西是必须买的吗? 火锅的专用锅、煎鸡蛋的专用模具、食物粉碎机、豆浆机、野外多功能刀具、带液晶显示屏的人体脂肪

比例测量仪……

你家里的东西没有一样可以在10年之后不过时的? 电脑、MP3、手机、服装、饰品, 它们被制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被淘汰。

你是以大为标准的? 房子要大的, 车子要大的, 液晶电视要最大屏幕的, 冰箱要双开门大容量的, 工作要进大公司。

健身房比公园更健康? 商业机构只在乎把机械化的生活不断推广给消费者, 而不是让人们知道自然的环境更好。

旅游去得越远越有派? 旅行的结果只是让旅客累得半死之后回来向朋友炫耀自己在旧金山或法兰克福的种种见闻, 而这一切不过就是住了几晚宾馆。

资讯对你有多重要? 资讯在现代社会一方面是为了“社交用途”而存在, 一方面是安慰你“没有被时代所抛弃”。

每天有多少时间是对着屏幕的? 上班时对着电脑, 下班后对着电视。电视

制造出一种集体幻觉: 我们步调一致, 我们口味相同。电脑和互联网则制造出另外一种幻觉: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它们看似相反, 实则都是人类开疆自己的工具。

确保自己随时能被联系到吗? 手机24小时开机, 网络通信工具要第一时间在线, 每天写一次博客。这一切都给自己制造出每时每刻都被人需要的幻觉。

独处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城市人每天都在找借口制造群居气氛, 连吃饭时都要摸出手机来约人。塞缪尔·贝克特说: “独处的感觉真是美妙极了”, 每个人都可以把独处当做是一次了解自己的机会。

家庭或者友谊的维系就是每周一起吃一顿饭? 很多人对家庭关系和友谊的理解非常简单粗暴——陪家人一周吃一次饭就已经足够了; 打电话给朋友就是: 出来吃顿饭吧。

多久没问自己问题了? 是不是一直都在just do it, 却从来没有时间思考过?

摘自《新周刊》

爱须懂得

甘心

方, 也不全是赞美对方。当年的冰心, 年轻、美丽、才华、名气, 一样都不缺, 这样近乎完美的女子, 偏偏令男子望而却步。直到23岁, 她仍劳心无属。是吴文藻,

一个轮船上偶遇的陌生人, 敢于指出她诗集的不足, 敲开她的爱恋之门。对她来说, 听到的赞美已经太多, 溢美之词令她麻木。而他的批评, 让她觉得对方懂得

自己。正是这点, 成全了他们的姻缘。懂得, 像兰花的幽香, 虽是淡淡的, 但可以持久。许多人对不懂得懂得, 逐渐放弃对现世生命的一部分, 他们是幸福的; 有些人一开始就不懂得对方, 最后仍不懂得, 注定为悲剧。

摘自《文苑》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 zzbwh1616@sina.com

只为一个人

了两下, 半晌说不出话来!

原来, 晚会结束时, 最后一个卸完装的马季刚向外走, 就听到电话铃声响了起来。这时, 专门负责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已经离开, 马季不忍心让对方失望, 就回头接起了电话, 他刚说出“喂”的一声, 对方便听出他是马季, 马上激动地说: “请问是马季老师吗? 可找到您了! 我是首钢的工人, 刚听同事说, 您表演的那个宇宙牌香烟的相声太精彩了, 可惜我刚才在高岗的岗位上值班, 没听到。”“哎呀, 这可怎么办啊?”马季听着对方那种惋惜的语气, 连忙说: “这个好办啊, 我现在就给你补上, 不就成了

吗……”于是, 马季就对着电话说起了真正的“单口”相声——只给一个人听的单口相声!

这时的马季已年过五旬, 身体肥胖, 健康状况不佳。而且这台晚会他既是演员又是导演, 上下忙碌, 4个小时的演出下来已是精疲力竭, 腰酸背痛——这十多分钟的表演真是他勉强而为的啊!

这时的马季早已没有了力气, 支撑他讲下去的力量, 是对观众的热爱与尊重, 是对一个普通人的关怀与体恤。其实从常理上看, 马季不接那个电话也不算什么错, 晚会结束了没有人嘛; 在他接了之后不在电

话里说相声是没有错, 他可以堂皇地说: “谢谢你的夸奖, 今天没听到, 那只有以后再看我的演出了”或者他甚至可以(像有些演员那样)借机会推销一下自己的相声产品: “没听到不要紧, 你去买我的专辑吧。”但这三种似合情理的选择他都没有, 却做出了与常理常情相悖的事——强忍劳累, 仅仅为一个人在电话里说相声! 而这也只有马季才能做得出。我相信, 当黄一鹤握着马季的手时, 他没有说出来的话一定是: “马先生, 你这样的人不成为大师, 世界上就不会有大师!”

有的人可以成为大师, 而有的人一辈子只能是演员。这差别高下或许不仅是在学识技艺上的吧?

摘自《城市晚报》

视学问为生命

七个小时。他读完了除诗词曲之外的历代文集数百万卷, 从中抄录中国思想史资料数百万言。他还曾先后在浙江大学图书馆和合众图书馆常年住读, 并将图书馆视为“太上研究院”。

蔡尚思是一位率真的学者, 在学术圈是出了名的敢言之人。“文革”中, 蔡尚思遭到批斗, 家前年被抄十多次。他曾拒绝为2000多“革命听众”讲“儒法斗争史”, 并针对一位权威人士撰写的儒法斗争文章, 毫不客气地指出其对荀学言论的歪曲。蔡尚思还发表署名文章, 认为应对孔子“一分为二”, 不可将孔子与“历史孔子崇拜者”混为一谈。“文革”结束后, 蔡先生秉持“解放思想, 繁荣学术”的主张, 积极呼吁对孔子思想开展百家争鸣的讨论。

蔡尚思在复旦教中国思想史课时, 上课基本不用讲稿, 一口闽南普通话, 引经据典, 口若悬河, 讲到激动处还会手舞足蹈, 从讲台这头走到那头。尤其在讲到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时, 因为蔡先生和其中的许多人都打过交道, 有很多亲身经历的事情, 讲起来尤其生动。他认为“治学之道, 首要的在于多读书。”因而, 他会开很多书目给学生, 让学生两周向他汇报一次读书心得。

蔡尚思先生对学生的关心不限于学业上。让曾在蔡先生身边当过15年助手的复旦历史系副教授吴瑞武难忘的是: 一个寒冷的冬天, 蔡先生

去北京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 请吴瑞武到北京帮忙。蔡先生在北京见到吴瑞武的第一件事不是谈工作, 而是径直把他拉到王府井大街, 自己掏钱为吴瑞武添置了御寒的衣帽。

蔡先生一生清苦, 不沾烟酒不喝茶。去过他家里的人往往不太相信这就是位知名教授的住所: 六十几平米的屋子中挤住着蔡先生和儿子、儿媳还有孙女好几口人。家具都很陈旧, 甚至没有一台空调。

对于名利, 蔡尚思看得很淡。任副校长时, 蔡尚思在家写稿子, 给读者、青年学子、朋友寄信, 从不用公家信封信纸、稿纸和邮票, 全靠自己掏钱买。蔡尚思当领导时没有任何待遇上的要求, 退下来后, 除了去华东医院看病, 他从不使用学校派给他的小车。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他只身到江西三清山旅游, 一群小青年看他徒步登上山顶, 出于好奇, 猜他的年龄, 60、70、80……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面前的这位精神抖擞、满口闽南普通话的老人时年86岁!

回到招待所, 蔡先生颇为感慨, 写了首题为“忘年人”的诗: “忘年人, 耆老如青春, 晚上如早晨。生活过难关, 常令人感叹, 不怕饥寒, 不怕艰难。思想求日新, 只知路向前, 不迷神仙, 不迷圣贤。治学意志坚, 自甘做异端, 不愿效尤, 不愿守规。注意健身, 锻炼身体, 不避高山, 不避冷泉。一切做不完, 非如山有巅。忘年人, 忘年人。”

摘自《东方周刊》

大师传道

黄侃曾拜国学大师黄侃为师。陆宗达拜过先生, 黄侃一个字也没讲, 只给他一本没有标点的《说文解字》, 说: “点上标点, 点完见我。”陆宗达依教而行。

再次见面时, 黄侃翻了翻那本卷了边的书, 说: “再买一本, 重新点上。”说完便将书扔到书堆上。

第三次见老师时, 陆宗达送上点点画画得已经不成样子的《说文解字》。

1949年10月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天,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受苏联政府的委托致电周恩来外长: 苏联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并互派大使!

众所周知, 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但相信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 苏联在挑选首任驻华大使时的一个有趣的细节。

首任驻华大使无疑是个重要职位, 当时很多官员都想担此重任。苏联方面也极为重视, 为此召开了个紧急会议, 可讨论了一上午, 都无法确定最佳人选。午餐时, 有人提议上道中国菜, 当打开一个箱子后, 看着箱子里那一个个“泥蛋子”, 包括厨师

在内的所有人都傻了眼: 这是什么玩意, 怎么吃啊?

这时, 尼古拉·瓦西里维奇·罗申走了过来, 二话不说, 挽起袖子进了厨房, 很快就把这些“泥蛋子”搞定。端上桌大家一看, 嗨, 蛮漂亮的嘛, 尝了尝, 起初不太习惯, 慢慢品味, 感觉回味无穷, 于是大家纷纷竖起大拇指, 直夸罗申是个中国通, 连这么复杂的菜都会做, 到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 于是, 罗申就成了首任驻华大使的不二人选。

那几个“泥蛋子”其实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松花蛋, 这对于曾在中国待

你做学问也用不着总翻这书了。”黄侃又将书扔上书堆, 这才给陆宗达讲起学问的事。

后来, 陆宗达成为我国现代训诂学界的泰斗。他回忆自己的学习历程时说: “就是当年翻烂了三本《说文解字》, 从此做起学问来, 轻松得如庖丁解牛。”

历史中的细节

就有多年的罗申来说自然也不陌生。小小的“泥蛋子”, 竟助他登上了首任驻华大使的宝座, 大概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吧。

下面这个故事, 也同样耐人寻味。

1979年1月, 56岁的香港商人霍英东向广东省政府提议, 由他出资1350万美元, 广东省提供3631万美元贷款, 在广州建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这是建国后第一家内地与香港合资的五星级酒店, 当时政治气候尚不明朗, 没有大的气魄与眼光, 一般的商人是轻易不敢投资的。

那么, 霍英东为什么

就有多如此超前的眼光呢? 据后来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回忆: “当时投资内地, 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 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 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 这在内地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 如果在, 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摘自《学习博览》

现代青年

从一幅画, 便能判断出未来的政策发展方向, 这种气魄与眼光, 真让人佩服。

摘自《现代青年(细节版)》

照。斗牛季节, 每逢周四和周日举行斗牛, 每日多为二场。

西班牙还有斗牛舞。这是一种受斗牛所影响而演变出的舞蹈, 西班牙的每一个地方都有西班牙舞代替行军舞。在斗牛竞技场入口上方的铜管乐队, 总是不断的演奏着进行曲, 即西班牙所谓的斗牛舞音乐, 形成斗牛舞的灵感即来自于这种音乐。这种音乐本身也是在激发斗牛表演的脚步。简言之, 斗牛舞就是斗牛戏的一种诠释表现; 男舞者的角色可拟比为斗牛士, 女舞者则代表用以吸引公牛注意的红斗篷。

摘自《科学大观园》

瓜达基维尔河畔“死亡芭蕾”

在西班牙人的心目中, 斗牛士是受崇拜的英雄。诗人加西亚洛尔卡曾为血洒沙场的斗牛士写下诗句: “塞维利亚的王子, 哪个能与你相比, 你的剑锋利坚韧, 你的心真诚豁达。”

斗牛也被称为“死亡芭蕾”, 所以, 在每个斗牛场后面都会有一间急救室作抢救受伤斗牛士之用。急救室中有手术床和各种抢救设备, 据说曾有斗牛士在急救室里死去。可见, 斗牛其实是一种既娱乐又残酷的人兽争斗游

戏, 称它为“死亡芭蕾”倒是十分贴切。

西班牙人常把塞维利亚喻为快乐、美丽、宏伟和无与伦比的城市。欧洲文学戏剧中的很多故事和人物都是出自塞维利亚。

著名的斗牛博物馆就在塞维利亚的瓜达基维尔河边, 堪称西班牙独一无二。很多人或许看过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博物馆, 但塞维利亚的斗牛博物馆, 濒临其境的人毕竟少数。

博物馆里还有大型斗牛场。场内的拱门、看台的造型, 都是精湛的工艺

名流故事

有人说, 忙于过早将作品付印, 是会让人后悔的一件事。但它也有好的一面, 就是它仿佛给作家打了疫苗。

作家嫁给学问那一天

泰戈尔; 差不多也是在那一年, 一个叫林语堂的中国人搬到福建坂仔镇住下, 十几年后, 一个叫林语堂的孩子在那里出生。

在1880年, 泰戈尔开始成为职业作家。大多数人以为他的处女作是《暮歌》, 但实际上是《诗人的故事》。有意思的是, 泰戈尔并不知道它会出版, 是一个“热心的朋友”把它付诸印, 然后才寄了一本给作者。

如果你想知道泰戈尔在那时候的影响力, 那么来听一个小故事。有一次, 他仿照印度古代著名诗人巴努·辛迪的风格写了几首诗给他的朋友看, 那位朋友欣喜若狂, 连称那是连古印度的文豪都写不出来的作品。然而当泰戈尔挑明那是自己的手笔时, 他的朋友立刻沮丧起来, 只是说它们“还不坏”。

可想而知《诗人的故事》的命运, 它们全成了仓库里的存货。好在过了不到两年时间, 《暮歌》出版, 让泰戈尔开始为世人所知。

不识货的大学教授 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 围绕他的政治、文化观念, 产生了很大争议。文人分成了两派: 支持一方中有徐志摩、胡适等等, 反对一方则有陈独秀、林语堂等等。

在此事上, 胡适和林语堂虽意见相左, 但两人的情谊非同寻常。早年林语堂到美国、德国留学, 曾因奖学金问题陷入困境。胡适先后给林语堂寄去2000美金, 助他度过难关。

是《汉学索引制说明》——熟知《京华烟云》的读者们, 怕是没听说过吧?

《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 雏形是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但事情就好笑在这里。当年轮到胡适答辩的时候, 六个主持答辩的美国教授中只有一个略懂中文, 听胡适说起“墨家”“名学”一类的字眼儿, 当然一头雾水, 这论文便没有通过。而按照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规矩, 博士论文出版后应留给学校100册, 美国的出版印刷费很贵, 所以中国留学生都托人在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印刷。未曾想本书出版后轰动学术界, 让胡适出了名。数年后当胡适的美国导师, 当年主持答辩的美国文豪之一杜威来到中国, 目睹这本书的影响后, 才知道自己“不识货”。

林语堂的中文处女作也是在留学回国后完成的。因为他在德国攻读语言学, 所以对语言学非常感兴趣, 同时感到汉字的查询、索引颇为不便, 于是著成《汉学索引制说明》一文, 刊登在《新青年》上, 由蔡元培和钱玄同两位名家分别为之作序、写跋, 一时引起学界的关注。不过, 这篇作品毕竟没有成书出版。若论出版物, 林语堂的处女作当是1928年出版的《剪拂集》, 里面收录的都是政论、杂文一类作品。那时, 林语堂在文坛、学界都已略有名气了。

幸运的日本人 泰戈尔在1916年当他受邀前往日本时, 起初也受到热烈的欢迎, 但他的演讲让日本人很不高兴, 待他离开时, 连欢送仪式都没有——原因是他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

就在那一年, 一个17

岁的日本少年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50多年后, 他成为第二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

他就是川端康成。从发表文章到出版处女作, 川端康成用了10年时间。1926年, 他的第一部作品集《感情的装饰》出版。这是一部“掌小说”集。所谓“掌小说”, 就是小小说。日本文学界有一个习惯, 作家在出版处女作的时候, 要举行一个纪念活动。在大家出席川端康成的纪念会时, 他请他们在《感情的装饰》的扉页上签名留念。今天你若有机会看到这份名单的话, 会发现名道贵的50多人中, 包括了菊池宽、江户川乱步等名作家。

1928年1月, 川端康成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做了《我在美丽的日本》的演讲。3个月后, 一个日本青年开始了大学生活。他血气方刚, 对很多事情都愤愤不平。大学生活对他而言, 就是打工、泡吧、爵士乐。后来, 他成了酒吧老板。在他29岁那年, 忽然心血来潮, “涌起想写点什么的冲动”, 开始动笔创作, 于是后来全世界都知道有个作家叫村上春树。

村上处女作名为《且听风吟》。他把稿子投给了“群像新人奖”评审委员会, 理由怪得出奇: 因为该奖有字数限制, 所以说这个作品也被形容为“短得可怜”。1979年6月, 这部作品获得了“群像新人奖”, 一个月后由讲谈社出版。处女作便获得好评, 村上春树实在是幸运。

那一年, 村上春树30岁, 他自信在40岁的时候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但是只过了7年, 《挪威的森林》便问世了。

摘自《城市快报》